

屏東應該/可以再創新些什麼？¹

李錦旭/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

首先謝謝主辦單位邀請我來擔任這個場次的與談人，誠惶誠恐！因為四位引言人都是長期耕耘屏東的專家，除了涂校長所談的教育問題以外，談的環境生態問題都不是我所學的領域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就在想為什麼主辦單位要找我來與談？於是，回頭看我們這一場論壇的名稱是「社會創新與永續治理」，或許可以從學術上我比較有涉獵的教育社會學、公民社會學和社區研究，實務上比較有參與的社區大學、社區營造和終身學習來談。這得感謝從蘇嘉全前縣長開始，到現任曹啟鴻縣長的厚愛，讓我有機會擔任縣府相關委員會的府外委員為縣政的推動略盡棉薄。

我出生在不是府城的舊台南市裡，1992年因工作的關係移居屏東，一晃眼已經21年了，今天也想再加上縣民一份子的心情，來做多年來參與、觀察的心得報告。

什麼是「社會創新」？

去年(2012)11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教授，在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上，以「社會學家如何看待和引領『社會創新』？」為題做主題演講²。他為「社會創新」下了定義：

為自己的「社會」未來，以「創新」想像，規劃「好社會」的願景、藍圖和具體的制度設計。³

蕭教授並指出，「社會創新」與「社會批判」、「社會運動」或「社會規劃與政策」息息相關。

¹本文是「2013年台灣學暨屏東研究研討會」中「論壇一：社會創新與永續治理」的與談稿，10月18日發表於屏東縣政府文化處中正圖書館演講廳。

²蕭新煌(2012.11.24)。社會學家如何看待和引領「社會創新」？。

2012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演講ppt，台中市：東海大學。

<http://tsa2012.thu.edu.tw/20121124papers/keynote.pdf>

³社會學者陳東升(2012)在〈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〉一文中指出，「經理論思考所得、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各種替代方案，即是本文所謂的社會創新」(《臺灣社會學刊》，49期，頁4)。

從這些角度來看，四位與談人所談的內容，都比較偏重在「社會規劃與政策」的層次上，前三位所談的主題則比較側重在自然生態的建構上。這當然是重要的。但，或許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。

屏東應該/可以再創新些什麼，才能永續治理呢？

一、結合社區大學、學校和社區營造

社區大學的宗旨在「解放知識，培力公民社會」，社區營造則旨在營造「人·文·地·產·景」，又何嘗不是如此。

我常在想如何來發揚社大培力公民社會的精神？使社大的終身學習，不致流於只是個人修身養性而已。雖然個人修身養性也很重要，但總覺得人的格局可以再大一些，透過公共事務的參與，可以讓學習更具有公共性，個人的「功德」得以凝聚成為集體的「公德」。

其次，屏東縣是社造大縣，擁有豐富的社造經驗和成果。怎樣才能夠脫離行政社造的困境？使社造的動能不致消耗在科層體制的繁文縟節和業績壓力之下，而失去社造應有的彈性和創意。

於是，我想到，如果我們能夠結合社區大學、學校和社區營造三者各自的優點和力量，或許可以來消除或減輕各自的缺點？我是這樣想的：

每一個成功的社造案例，都可以成為社大地方學探討的活教材，透過地方學的探討，社造案例的內涵得以被系統化、深化和推廣，而地方學的內涵也可以更加充實、具體。⁴

在這樣的思考原則下，我和東港溪保育協會、屏東縣教育處合作來推動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案子「東港河流域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」，第二年快結束時（2012年12月15日），我們試著創辦「第一屆東港河流域地方學交流座談會」，來反思階段性的成果。

⁴李錦旭（2011.8.27）。學習型城鄉/學習型社造的建構——讓社區（社會）教育（社大）、社區營造與學校教育三者共構。手稿。

二、屏東需要在中部成立第三所社區大學，作為公民運動的火車頭

隨著「第一屆東港流域地方學交流座談會」的籌辦，以及我指導的研究生如火如荼地進行《社區教育與社區營造如何共構？：以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為例》⁵的研究，我們對屏東第三所社區大學有了更多思考，也愈感覺有迫切的需要，於是除了在屏東縣政府有關的委員會議中提案外，也利用東港流域地方學交流座談會的機會發表〈東港流域社區大學倡議宣言〉⁶。主要是考慮到屏東縣地理位置南北狹長，從屏東市到恒春一百多公里的中間，有必要成立第三所社區大學，來發掘、倡議在地社會議題，培力在地公民社會，以使屏東的社會議題和公民社會能夠南北貫通連成一氣。

三、屏東需要在河川溪畔推動由學校、社區和社團組成的河川守護家族

個人有幸於 2012 年參與縣府主辦的「流向萬年·城市新溪望」計畫，師生從中學習很多，對河川及其教育的重要性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，並指導研究生進場研究，完成《小學如何推展河川教育？：以萬年溪為例》⁷的研究，對河川教育的課程與教學，有了更具體、更深刻的了解。

經過去年以來縣府主辦的「流向萬年·城市新溪望」計畫，萬年溪畔的學校、社區和社團，已初步形成守護家族，為了鞏固這個難得的協作守護經驗，縣府有必要再接再厲投入計畫，讓萬年溪成為都市永續發展的寶貴資產而非負債。其他如東港溪等也都可以比照辦理。

最後，作為縣民、學術工作者和地方實務參與者，個人對於新故鄉屏東相對薄弱的公民社會，頗有感觸。一地的繁榮，官方領導有方，固然重要，但如果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也能夠強而有力，則何愁屏東無法永續發展呢？

因此，如何鼓勵公民社會的發展，當列為縣政推動重要的一環。「結合社區大學、學校和社區營造」、「成立第三所社區大學」以及「組成河川守護家族」，都是縣府可以登高一呼的社會創新。

⁵李瑋婷(2013)。社區教育與社區營造如何共構？：以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為例。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。

⁶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。東港流域社區大學倡議宣言。載於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(編)(2012)，2012 第一屆東港流域地方學交流座談會研習手冊(頁 8-9)。

⁷李郁美(2013)。小學如何推展河川教育？：以萬年溪為例。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。